

嘉業堂叢書

毛詩正義

第十六册

毛詩正義卷第三十八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正孔穎達等奉敕撰定

魯頌譜

駟

有駟

泮水

闕宮

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茲乎正義曰昭十七年左傳云郟子曰少皞摯之立也定四年左傳祝佗曰命伯禽封於少皞之墟是其文所出也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少皞之墟卽曲阜也漢書地理志云周興以少皞之墟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以爲周公主應劭云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然則其都在此曲阜其地則名魯也昭十八年

宋衛陳鄭災左傳稱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經傳  
之文雖不言大庭居魯而此庫繫大庭言之故爲疑辭  
云則大庭氏亦居此乎杜預曰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  
內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之以望氣然則大庭之居  
在於魯城內於其處作庫非大庭氏所作也 在周公  
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 正義曰洛誥言七年  
冬周公致政成王時事其經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  
王駢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注云謂將  
封伯禽也又闕宮云王曰叔父逮爾元子俾侯于魯是  
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之事也史記魯世家云  
武王既克殷封周公旦於少皞之墟曲阜是爲魯公周

公不就封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然則周公於武王之時已受魯封但身不之魯使伯禽就國至歸政之後成王乃大啟土宇令地方七伯里魯之封疆於是始定故據後定言之 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 正義曰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云蒙羽其藝大野既滸徐州是魯之界故知之 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坰野 正義曰魯自伯禽之後有武公魯人追立其廟以爲世室又有孝公爲樊仲山甫所薦雖復賢於諸公不爲時所歌頌不能遵伯禽之法故總云政衰事廢明僖公興之故致頌也世家云



伯禽卒子考公酋立卒弟熙立是爲煬公卒子幽公宰  
立十四年弟潰弑幽公而立是爲魏公卒子厲公擢立  
卒魯人立其弟具是爲獻公卒子眞公濞立卒弟敖立  
是爲武公卒子戲立是爲懿公九年兄括之子伯御與  
魯人攻殺懿公而立伯御爲君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  
伯御乃立懿公弟稱是爲孝公卒子弗涅立是爲惠公  
卒子息姑攝行君事是爲隱公十一年冬公子翬殺隱  
公立其弟允爲君是爲桓公十八年卒立太子同是爲  
莊公三十二年卒立子開爲閔公二年卒於是季友奉  
公子申立之是爲僖公從周公數之故爲十九世僖公  
以惠王十九年卽位襄王二十二年薨是當周惠王襄

王時也 尊賢祿士脩泮宮崇禮教 正義曰有駝喻  
僖公用臣必先致祿食振振鷺言絜白之士羣集君朝  
是尊賢祿士也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是脩泮宮崇禮  
教也舒瑗云魯不合作頌故每篇言頌以名主於不足  
故也能脩泮宮土功之事春秋經不書者泮宮止國學  
也脩謂舊有其宮脩行其教學之法功費微少非城郭  
都邑例所不書也 十六年冬會諸侯于淮上謀東略  
公遂伐淮夷 正義曰春秋僖十六年經書冬十有二  
月公會齊侯宋公等於淮左氏傳曰會于淮謀郟且東  
略如傳之意以言此會主爲謀郟且東行略地今鄭言  
謀東略則鄭意言此會非直謀郟且謀東略以爲二俱

謀之僖九年左傳宰孔云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  
伐山戎南伐荆楚西爲此會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是  
謂征伐爲略也此言謀東略者謂東征伐而略地也淮  
會既有此謀公所以遂伐淮夷泮宮之篇所說伐淮夷  
事是也但春秋經傳僖公無伐淮夷之事故鄭推校早  
晚以爲淮會之謀東略卽是謀伐淮夷旣謀卽伐故稱  
遂也案左傳僖十六年冬公會諸侯于淮未歸而使師  
取項公爲齊所止十七年方始得還傳云書曰公至自  
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然則伐淮夷者是在十  
七年末公還之後乃興師伐之詩稱旣作泮宮淮夷攸  
服則是受成於學然後出師非因會而遂行也淮會謀

東略者與諸侯共謀詩稱伐淮夷者專美魯侯蓋以淮夷居淮水之上在徐州之界最近於魯於時霸者使魯獨征之故詩專美僖公也用兵征伐事之大者春秋之例君舉必書所以經傳無伐淮夷文者當是史文脫漏故經傳皆闕 二十年新作南門又脩姜嫄之廟至於復魯舊制未徧而薨 正義曰二十年新作南門春秋經也闕宮云闕宮有恤實實枚枚又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是又脩姜嫄之廟也序稱僖公能遵伯禽之法而牧馬門廟魯之舊事是至於復魯舊制也伯禽之後國事多廢則所廢者非徒馬及門廟而已故云未徧而薨所以死後追頌若然新作南門左傳云書不時也而以

爲僖公之美者僖公新作南門意在脩復古制但不從  
啟塞之時是於禮爲小失春秋貶纖介之惡故取以爲  
譏論其復舊之情實爲美事作南門脩廟其事相類故  
鄭言脩廟因說作門贊成僖公之大美言其致頌之本  
意也脩姜嫄之廟春秋不書者魯國舊有此廟更脩理  
之用功少例所不書也 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  
於周而作其頌 正義曰旣言未徧而薨乃云請周作  
頌則此頌之作在僖公薨後知者以大夫無故不得出  
境上請天子追頌君德雖則羣臣發意其行當請於君  
若在僖公之時不應聽臣請王自頌己德明是僖公薨  
後也文六年行父始見於經十八年史克名見於傳則

克於文公之時爲史官矣然則此詩之作當在文公之世其年月不可得而知也行父請周而不見於經者凡羣臣出使嘉好聘享受命而行者乃書之耳此行父適周自以羣臣之心請王作頌雖復告君乃行不稱君命以使非史策所得書也駟頌序云史克作是頌廣言作頌不指駟篇則四篇皆史克所作闕宮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自言奚斯作新廟耳而漢世文人班固王延壽之等自謂魯頌是奚斯作之謬矣故王肅云當文公時魯賢臣季孫行父請于周而令史克作頌四篇以祀是肅意以其作在文公之時四篇皆史克所作也四篇一人之作而爲此次者以駟言務農重穀爲政之本又善

於任賢故次有駸言君臣之有道也君臣同心則能脩  
教征伐故次泮水言能脩泮宮服淮夷也文武旣備明  
神降福則能克翦放命復其疆宇故終以闕宮四篇皆  
頌僖公之美德也若然春秋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  
用致夫人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猶三望三十  
三年薨于小寢皆爲春秋所譏則是行不純善而得作  
頌者春秋所譏皆人事小失非有損於國家僖以魯之  
先君國事多廢遠遵伯禽之法能復周公之宇安寧魯  
國作爲賢君緣王者不陳其詩故臣子請而作頌亦猶  
他國作詩美其君耳非是太平德洽和樂頌聲雖復行  
有小失不妨其作文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尙爲魯人

所頌則伯禽之德自然堪爲頌矣所以無伯禽頌者伯禽以成王元年受封於魯於時天下太平四海如一歌頌之作事歸天子列國未有變風魯人不當作頌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正義曰此春秋經也闕宮箋與此俱引此文者以彼傳云書不恭也杜預云簡慢宗廟使至傾頹故書以見臣子不恭然則宗廟毀壞者譏其不恭明脩造繕治者於事爲善申說僖公之復舊制作新廟爲可頌之事故引太室壞而反以證之公羊穀梁皆以太室爲世室謂伯禽之廟服杜皆以爲太廟之室鄭無所說蓋與左氏義同也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勳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



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 正義曰明堂位云武王崩成王幼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是成王命魯之郊天也春秋每云不郊猶三望是魯郊祭天而因祭三望也鄭以三望爲河海岱是魯之境內山川也祭其境內山川則自是諸侯常法亦云天子之禮者以春秋郊望連文故因說郊天而并云三望耳禮運云夫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王者之後得郊天由命魯得郊天用天子禮同爲王

者之後故孔子亦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也王者  
之後而有頌者正謂宋有商頌解魯頌所以得與商頌  
同稱頌之意也 問者曰列國作詩未有請於周者行  
父請之何也曰周尊魯巡守述職不陳其詩至於臣頌  
君功樂周室之間是以行父請焉 正義曰變風之序  
皆不言請周此獨言請故問而釋之王制說巡守之禮  
云命太師陳詩以觀民之風俗然則天子巡守采諸國  
之詩觀其善惡以爲黜陟今周尊魯若王者巡守述職  
不陳其詩雖魯人有作周室不采商譜云巡守述職不  
陳其詩示無貶黜客之義然則不陳魯詩亦示無貶黜  
魯之義也巡守陳詩觀民風俗善則賞之惡則貶之既

示無貶黜不采其詩雖有善詩不得復采故王道既衰  
變風皆作而魯獨無之以無魯風故知巡守述職不陳  
其詩魯之臣子緣周室尊魯不陳其詩是不欲使魯有  
惡既不欲其惡當喜聞其善至於臣頌君功亦樂使周  
室聞之是以行父請焉魯人請周不作風而作頌者以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是詠歌之善稱王者有成功盛德  
然後頌聲作焉今魯詩稱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是美盛  
德也既克淮夷孔淑不逆是成功也既有盛德復有成  
功雖不可上比聖王足得臣子追慕故借其嘉稱以美  
其人言其所美有形容之狀故稱頌也以作頌非常故  
特請天子以魯是周公之後僖公又實賢君故特許之

不然亦不得輒借其名而作頌也 周之不陳其詩者  
爲優耳其有大罪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亦示覺焉 正  
義曰又解不陳其詩所以爲勸誡者其大罪州牧侯伯  
監察之行人之官書記之亦足示覺知之焉雖則不陳  
其詩亦足以爲黜陟也商譜云示無貶黜客之法此言  
亦示覺焉互相補足皆是示法而已其有善惡不得不  
黜陟之也此言主於戒惡故言有大罪耳其實小善小  
惡亦監之書之也侯伯者州牧之別名僖元年左傳曰  
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是州內諸侯有善惡者侯  
伯當監之也秋官小行人云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  
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

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  
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此反命  
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是諸國有善惡行人當書之  
駟四章章八句至作是頌 正義曰作駟詩者頌僖公  
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伯禽者魯之始封賢君其法可  
傳於後僖公以前莫能遵用至於僖公乃遵奉行之故  
能性自節儉以足其用情又寬恕以愛於民務勤農業  
貴重田穀牧其馬於坳遠之野使不害民田其爲美政  
如此故既薨之後魯國之人慕而尊之於是卿有季孫  
氏名行父者請於周言魯爲天子所優不陳其詩不得  
作風今僖公身有盛德請爲作頌既爲天子所許而史

官名克者作是駟詩之頌以頌美僖公也定本集本皆  
重有僖公字言能遵伯禽之法者伯禽賢君其法非一  
僖公每事遵奉序者總以爲言也不言遵周公之法者  
以周公聖人身不之魯魯國之所施行皆是伯禽之法  
故繫之於伯禽以見賢能慕賢之意也儉者約於養身  
爲費寡少故能畜聚貨財以足諸用寬者緩於馭物政  
不苛猛故能明慎刑罰以愛下民此雖僖公本性亦遵  
伯禽爲然也務農謂止舍勞役盡力耕耘重穀謂愛惜  
禾黍不妄損費其事是一但所從言之異耳由其務農  
故牧於坳遠之野使避民居與良田卽四章上二句是  
也其下六句是因言牧在於坳野卽說諸馬肥健僖公

思使之善終說牧馬之事也儉以足用寬以愛民說僖公之德與務農重穀爲首引耳於經無所當也僖公之愛民務農遵伯禽之法非獨牧馬而已以馬畜之賤尙思使之善則其於人事無所不思明矣魯人尊之以下以諸侯而作頌詩爲非常故說其作頌之意雖復主序此篇其義亦通於下三篇亦是行父所請史克所作也此言魯人尊之謂旣薨之後尊重之也 箋季孫至魯史 正義曰行父是季友之孫故以季孫爲氏死諡曰文子左傳世本皆有其事文十八年左傳稱季文子使太史克對宣公知史克魯史也此雖借名爲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故有章句也禮諸侯六閑馬四種有

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僖公使牧於坰野馬皆肥  
健作者因馬有四種故每章各言其一首章言良馬朝  
祀所乘故云彭彭見其有力有容也二章言戎馬齊力  
尙強故云伾伾見其有力也三章言其田馬田獵齊足  
尙疾故云騂騂見其善走也卒章言駑馬主給雜使貴  
其肥壯故云祛祛見其強健也馬有異種名色又多故  
每章各舉四色以充之宗廟齊豪則馬當純色首章說  
良馬而有異毛者容朝車所乘故也 駟駟至斯臧  
正義曰僖公養四種之馬又能遠避良田魯人尊重僖  
公作者追言其事駟駟然腹幹肥張者所牧養之良馬  
也所以得肥張者由其牧之在於坰遠之野其水草旣



美牧人又良飲食得所莫不肥健故皆駟駟然薄言駟者有何馬也乃有白踣之驕馬有黃白之皇馬有純黑之驪馬有黃駢之黃馬此等用之以駕朝祀之車則彭彭然有壯力有儀容矣是由牧之以理故得使然此僖公思遵伯禽之法反覆思之無言竟已其所思乃至於馬亦令之使此善是其所及廣博不可忘也定本牧馬字作牡馬 傳駟駟至曰坳 正義曰腹謂馬肚幹謂馬脅宣十五年左傳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謂鞭馬肚也莊元年公羊傳曰拉公幹而殺之謂折公脅也肥張者充而張大故其色駟駟然是馬肥之貌耳毛以四章分說四種之馬故言駟駟良馬腹幹肥張明首章爲良

馬二章爲戎馬也。坳者闊廣之義，故爲遠釋地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坳。此傳出於彼文，而不言郊外曰牧，注云郊外曰野者，自郊以外野爲通稱，因卽據野爲說，不言牧焉。且彼郊外之牧，與此經牧馬字同，而事異。若言郊外牧，嫌與牧馬相涉，故略之也。郊牧野林坳，自邑而出，遠近之異。名孫炎曰：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五者之界，界各十里。然則百里之國，國都在中，去境五十，每十里而異其名。則坳爲邊畔，去國最遠，故引之以證坳爲遠也。彼據小國言之，郊爲遠郊，牧野林坳自郊外爲差，則郊也，牧也，野也，坳也。四者不同處，箋稱牧於坳野，又言牧在遠郊。

便是郊牧。坳野共爲一處，與爾雅異者，自國都以外，郊爲大限，言牧在遠郊，謂所牧之處在遠郊之外，正謂在坳是也。野者，郊外通名，故周禮六遂在遠郊之外，遂人職云：凡治野田，是其郊外之地，總稱野也。牧於坳野，自謂放牧在坳，非遠近之名。雖字與爾雅相涉，其意皆不同也。孫炎言：百里之國，十里爲郊，則郊之遠近計境之廣狹以爲差也。聘禮云：賓及郊。注云：郊，遠郊。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二十里，男十里也。近郊各半之，是鄭之所約也。以聘禮下云：賓至于近郊，故知賓及郊者爲遠郊也。司馬法云：王國百里爲遠郊，且王畿千里，其都

去境五百里爾雅從邑之外止有五明當每皆百里故  
知遠郊百里也知近郊半之者書序云周公既沒命君  
陳分正東郊成周於時周都王城而謂成周爲東郊則  
成周在其郊也於漢王城爲河南成周爲洛陽相去不  
容百里則所言郊者謂近郊故注云天子近郊五十里  
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鄭以河南洛陽約近郊之里  
數也周禮杜子春注云五十里爲近郊白虎通亦云近  
郊五十里遠郊百里是儒者相傳爲然昭二年叔弓如  
晉左傳曰晉侯使郊勞服虔云近郊三十里或當別有  
依約與鄭異也書傳云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  
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言其百里七十

里是夏殷諸侯之國其郊與周異也 箋必牧至之地

正義曰解牧馬必在坳野之意以國內居民多近都之地貴必牧於坳野者避民居與良田故也以序云務農重穀牧於坳野故知有避民田之義也引周禮者地官載師文彼注鄭司農云官田者以備公家之所耕也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也賞田者賞賜之田也牧田者牧六畜之田立謂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必易司農者以載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所陳者爲制貢賦而言也若官所耕田及牛牧之田則自公家所用無賦稅之事下文何云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爲稅法也以此故易之彼

司農以牛田爲牧家所受則非復放牧之田而引證此者以牧人之牧六畜常在遠郊之外因近其牧處而給之田故引此爲證牧馬之處當遠於國也彼雖天子之法明諸侯亦當然則牧在遠地避民良田乃是禮法當然自僖公以前不能如禮故特美之 傳牧之至有容也 正義曰上言駟駟牧馬在坳之野是馬之肥乃言其牧處此云薄言駟者有駟有皇是就其所牧之中言肥馬之色此駟駟之肥由牧之使然故傳辨之云牧之坳野則駟駟然釋畜云驪馬白跨驕孫炎曰驪黑色也白跨股腳白也郭璞云跨髀間也然則跨者所跨據之處謂髀間白也釋畜又云黃白皇舍人曰黃白色雜名

皇也其驪與黃則爾雅無文月令孟冬云駕鐵驪象時之色檀弓云夏后氏尙黑戎事乘驪故知純黑曰驪爾雅黃白皇謂黃而色白者名之爲皇則黃而赤色者直名爲黃明矣故知黃駢曰黃駢者赤色謂黃而雜赤者也諸侯六閑馬四種夏官校人有其事故知邦國六閑傳唯變邦國以爲諸侯耳以四章所論馬色旣別皆言以車明其每章各有一種故言此以充之不於上經言之者以上文二句四章皆同無可以爲別異故就此以車異文而引之也閑謂馬之所在有限衛之處校人之注以爲二百一十六匹爲一廄每廄爲一閑諸侯有四種其三種別爲一閑駑一種而分爲三閑也傳旣言馬

有四種又辨四種之異故云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  
駑馬彼校人上文辨六馬之屬種戎齊道田駑本無良  
馬之名鄭於彼注以爲諸侯四種無種戎而有齊道田  
駑此傳有良戎而無齊道與彼異者彼上文說六馬之  
屬下言天子六種邦國四種家二種自上降殺以兩明  
當漸有其等差其義必如鄭說今傳言良馬非彼六馬  
之名則戎馬非彼之義戎馬自以時事名之蓋謂齊馬  
爲良馬道馬爲戎馬也何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諸侯  
之國必有朝祀征伐之事謂朝祀所乘爲良馬征伐所  
乘爲戎馬非周禮之種戎也被鄭注以次差之玉路駕  
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



馬駑馬給宮中之役彼以天子具有五路故差之以當六馬而諸侯路車多少不等有自金路以下者有象路以下者有革路以下者車雖有異馬皆四種則知其爲差次不得同天子故傳準所用別爲立名謂之良戎不言齊道案魯以同姓勳親有金路以下則當金路象路共駕良馬戎路駕戎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其餘諸侯無金路者事窮則同蓋亦準其時事分乘四種大夫本無路車亦有二種之馬明以時事乘之不必要駕路車也若然案夏官戎右注云此充戎路之右田亦爲之右然則戎田相類何知不象路駕戎馬戎路駕田馬而必知諸侯有金路者金路象路共駕良馬戎路

駕戎馬者以兵戎國之大事當駕善馬不得與田馬同也天子戎路以其無飾故卑於象路戎馬以其尙強故戎馬先於齊馬以其知諸侯戎路亦不得與田路同馬且戎路之衡高於田路田馬不得駕之冬官軛人爲軛國馬之軛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軛深四尺注云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衡高八尺七寸田馬七尺則衡高七尺七寸是戎馬之高當與齊道同不與田馬等故知戎路不得駕田馬也戎路必駕戎馬則知有金路者金路象路共駕良馬明矣校人又云凡頒良馬而養乘之注云良善也善馬五路之馬彼以五路之馬皆稱爲良此傳獨以齊馬爲良馬者以其用

之朝祀故謂之良不與周禮同也朝祀所乘雖取其力亦須儀容故云彭彭有力有容言其能備五御之威儀也 箋臧善至廣博 正義曰臧善釋詁文疆者竟也故云反覆思之無竟已言伯禽之法非一僖公每事思之所思眾多乃至於思馬斯善以馬是賤物舉微以見其著多大其思之所及者能廣博也 傳蒼白至有力

正義曰釋畜云蒼白雜毛騅郭璞曰卽今騅馬也又云黃白雜毛馵郭璞曰今之桃華馬也此二者皆云雜毛是體有二種之色相間雜上云黃白曰皇黃騂曰黃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故不云雜毛也其騂騏爾雅無文周人尙赤而牲用騂牝禮稱陽祀

用騂牲是騂爲純赤色言赤黃者謂赤而微黃其色鮮明者也上云黃騂曰黃謂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騂謂赤而微黃此其所以異也騂者黑色之名蒼騂曰騂謂青而微黑今之驄馬也顧命曰四人騂弁注云青黑曰騂引詩云我馬維騂是騂爲青黑色此章言戎馬戎馬貴多力故云伾伾有力 傳青驪至善走 正義曰釋畜云青驪驎驪孫炎云色有淺深似魚鱗也郭璞曰色有深淺班駮隱鄰今之連錢驄也又云白馬黑鬣駱郭璞引禮記曰夏后氏駱馬黑鬣然則髦卽是鬣皆謂馬之騂也定本集注髦字皆作鬣皆謂馬之騂也定本集注髦字皆作鬣其駱雅爾雅無文爾雅有駱白駱駱馬

黃脊驪

乾音

則駟是色名說者以駟為赤色若身鬣俱赤

則駟馬故為赤身黑鬣曰駟即今之駟馬也黑身白鬣

曰雜則未知所出檢定本集注及徐音皆作駟字而俗

本多作駟案爾雅有駟白駟謂赤白雜色駟而不純非

黑身白鬣也東山傳曰駟白曰駟謂赤白雜取爾雅為

說若此亦為駟不應傳與彼異且注爾雅者樊光孫炎

於駟白駟下乃引易乾為駟馬引東山皇駟其馬皆不

引此文明此非駟也其字定當為雜但不知黑身白鬣

何所出耳此章言田馬田獵尚疾故言釋釋善走 傳

作始 正義曰釋詁云俶作也始也俶之所訓為作為

始是作亦得為始思馬斯始謂令此馬及其古始如伯

禽之時也 箋獸厭至乘駕 正義曰獸厭釋詁文彼

作射音義同以上章斯臧斯才皆馬之身事故易傳以  
作爲作用謂牧之使可作用乘駕也 傳陰白至彊健

正義曰釋畜云陰白雜毛駟舍人曰今之泥驄也樊  
光曰駟者目下白也孫炎曰陰淺黑也郭璞曰陰淺黑  
今之泥驄或云目下白或云白陰皆非也璞以陰白之  
文與驪白黃白蒼白彤白相類故知陰是色名非目下  
白與白陰也又云彤白雜毛駟舍人曰赤白雜毛今赭  
馬名駟郭璞云彤赤也卽今赭白馬是也又云一目白  
矐二目白魚舍人曰一目白曰矐兩目白爲魚郭璞曰  
似魚目也其驪爾雅無文說文云骭骭也郭璞曰骭脚

脛然則骭者膝下之名釋畜云四骹皆白駟無豪骭白之名傳言豪骭白者蓋謂豪毛在骭而白長名爲驪也駟則四骹雜白而毛短故與驪異也此章言篤馬主以給宮中之役貴其肥壯故曰祛祛彊健也箋徂猶至走行正義曰徂訓爲往行乃得往故徂猶行也思牧馬使可走行亦上章使可乘駕之事也王肅云徂往也所以養馬得往古之道毛於上章以作爲始則此未必不如肅言但無迹可尋故同之鄭說有駟三章章九句至有道正義曰君以恩惠及臣臣則盡忠事君君臣相與皆有禮矣是君臣有道也經三章皆陳君能祿食其臣臣能憂念事君夙夜在公是有道之事也此主

頌僖公而兼言臣者明君之所爲美由與臣有道道成於臣故連臣而言之 箋有道至之謂 正義曰蹈履有法謂之禮行允事宜謂之義君能致其祿食與之燕飲是君以禮義與臣也臣能夙夜在公盡其忠敬是臣以禮義與君也 有駜至樂兮 正義曰言有駜有駜然肥彊之馬此駜然肥彊者彼之所乘黃馬也將欲乘之先養以芻秣故得肥彊乘之則可以升高致遠得爲人用矣以興僖公有賢能之臣將任之先致其祿食故皆盡忠任之則可以安國治民得爲君用矣羣臣以盡忠之故常侵早逮夜在於公所其在於君所則君臣無事相與明義明德而已以君臣閒暇共明德義故在外



賢士競來事君振振然而羣飛者絜白之鷺鳥也此鷺鳥於是下而集止於其所以喻絜白者眾士也此眾士於是來而集止於君朝既集君朝與之燕樂以鼓節之咽咽然至於無算爵而醉爲君起舞以盡其歡於是君臣皆喜樂兮是其相與之有道也 傳駢馬至安國

正義曰以駢與乘黃連文故知駢者馬肥彊之貌以序言君臣有道下句皆說臣事故知以肥馬喻彊臣也四馬曰乘故言乘黃 箋此喻至其忠 正義曰傳以馬之肥彊喻臣之彊力馬由人所養飼乃得肥彊肥彊乃能致遠人得祿食充足乃能盡忠盡忠乃肯用力若其不然雖有彊力不肯用之故箋重申傳意案夏官司士

云以功詔祿儒行云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然則臣當先施功勞然後受祿此僖公用臣所以先致祿食者彼二文皆謂君初用臣臣初仕君必試之有功乃與之祿若其位定之後食祿是常君當豐其祿食要其功效不得復待有功方始祿之故美僖公先致祿食使臣盡忠此則禮之常法美僖公能順禮也 箋夙早至明德

正義曰夙早釋詁文以臣之於君德義而已以經有二明故知謂明義明德也定本集本皆云議明德也無上明字施物得宜爲義在身得理爲德雖內外小殊而大理不異引大學明德者彼謂顯明明德之事故引之以證此爲明德也 箋于於至喜樂 正義曰于於胥

皆釋詁文絜白之士不仕庸君以僖公君臣無事相與明義明德而已德義明乃爲賢人所慕故絜白之士則羣集於君之朝旣言君臣相與明義明德別言絜白之士羣集君朝則絜白之士謂舊臣之外新來者也上言在公明明據臣爲文則明義明德唯應臣明之耳而云相與者以言在公則是其公明之故知君臣並明德義也以禮與之飲酒謂爲燕禮燕禮以樂助歡故以鼓節之咽咽然醉始言舞故知至於無筭爵則有舞盡歡以君與臣燕故知君臣於是皆喜樂也 傳言臣至餘惠正義曰臣禮朝朝暮夕不當常在君所今閒暇無事而夙夜在公是臣有餘敬也君之於臣饗燕有數今以

無事之故卽與之飲酒是君有餘惠也 箋飛喻至欲

退 正義曰以上言於下此言於飛是旣下而飛去故

知喻羣臣飲酒醉欲退也絜白之士謂新來之人但新

來之人卽在臣例且與舊臣同燕故以羣臣言之 傳

青驪曰駟 正義曰釋畜云青驪駟舍人曰青驪馬今

名駟馬也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郭璞曰今之鐵驄也

自今至樂兮 正義曰君臣有道如此可致陰陽和順

從今以爲初始歲其當有豐年言君德可以感之也君

子僖公有善道可以遺其子孫言其德澤堪及於後也

以此之故於是君臣皆喜樂兮 傳歲其有豐年 正

義曰春秋書有年者謂五穀大熟豐有之年故知其有

年謂從今以去當有豐年也定本集注皆云歲其有年  
此詩僖公薨後乃作而云自今以始者上言在公載燕  
因卽據燕爲今與將來爲始非以作詩爲始 箋穀善  
貽遺 正義曰穀善釋詁文貽遺釋言文 泮水八章  
章八句至泮宮 正義曰作泮水詩者頌僖公之能脩  
泮宮也泮宮學名能脩其宮又脩其化經八章言民思  
往泮水樂見僖公至於克服淮夷惡人感化皆脩泮宮  
所致故序言能脩泮宮以總之定本云頌僖公脩泮宮  
無能字 思樂至于邁 正義曰僖公能脩泮宮爲宮  
立水水旁生菜宮內行化魯人言已思樂往泮宮之水  
我欲薄采其芹之菜也旣采其菜又觀其化值魯侯僖

公來至此泮宮我觀其車之所建之旂而有文章法度  
則其旂乃葳葳然有法度其鸞則噦噦然有聲音其車  
服得宜行趨中節也又魯之羣臣無小無大皆從公往  
行而至泮宮言僖公之賢人樂見之也 傳泮水至其  
化 正義曰此美僖公之脩泮宮述魯人之辭而云思  
樂泮水故知泮水卽泮宮之外水也天子辟廡諸侯泮  
宮王制文其餘諸侯止有泮宮一學魯之所立非獨泮  
宮而已明堂位曰米廡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  
也聲宗殷學也類宮周學也是魯禮得立四代之學魯  
有四代之學此詩主頌其脩泮宮者先代之學尊魯侯  
得立之示存古法而已其行禮之飲酒養老兵事之受

成告克當於周世之學在泮宮也僖公之伐淮夷將行則在泮定謀既克則在泮獻馘作者主美其作泮宮而能服淮夷故特言其脩泮宮耳僖公志復古制未必不四代之學皆脩之也又解泮宮泮水正是一物而此詩或言宮或言水之意以菜生於水化出於宮言水則采取其芹言宮則采取其化故詩言采芹藻之菜則言泮水說行禮謀獻之事則云泮宮下章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是言克淮夷者由宮內行化而服之故言宮也泮宮之名既定亦可單稱爲泮此經四言在泮及集于泮林皆謂泮宮爲泮也采者取菜之名而化亦言采者俱是已往取之因采菜而同其文 箋芹水至形然 正

義曰采菽云鬻沸檻泉言采其芹芹生於泉水是水菜也言水菜者解其就泮水之意藻茆亦水菜從此可知也魯人之樂泮水意在觀化非主采菜但水能生菜因采取之并以采菜爲言故箋解其意言己思樂僖公之脩泮宮之水復伯禽之法而往觀之采其芹也是其思樂者樂僖公所脩觀宮因采其菜其往不專爲菜又申傳辟靡泮宮之義辟靡者築土爲隄以壅水之外使圓如壁令四方來觀者均故謂之辟靡也釋器云肉倍好謂之璧孫炎云肉身也好孔也身大而孔小然則璧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是其形如璧也圓既中規其望水內則遠近之路等故四方來觀者均言均



得所視也此箋言築土壅水四方來觀者均說水之外  
畔靈臺傳云水旋正以節觀者說水之中央所據不同  
互相發見也言四方來觀者均則辟廡之宮內有館舍  
外無牆院也後漢書稱光武中元二年初載建三廡明  
帝卽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  
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羣臣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  
辟廡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  
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  
是由外無牆院故得圍門觀之也天子之宮形旣如璧  
則諸侯宮制當異矣而以泮爲名則泮是其制故云泮  
之言半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旣以蓋爲

疑辭必疑南有水者以行禮當南面而觀者宜北面畜水本以節觀宜其先節南方故知南有水而北無也北無水者下天子耳亦當爲其限禁故云東西門以南通水明門北亦有溝壑但水不通耳諸侯樂用軒懸去其南面泮宮之水則去北面者樂爲人君而設貴在近人與其去之寧去遠者泮水自以節觀故留南方各從其宜不得同也天子諸侯之宮異制因形然言由形異制殊所以其名亦別也定本集注皆作形然俗本作殺字誤也此解辟靡泮宮之義皆以其形名之而王制注云辟明也靡和也所以明和天下泮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以物有名生於形因名立義以此天子諸侯之宮

實圓水半水耳不以圓半爲名而謂之辟泮故知辟泮之稱有義存焉故於禮注解其義與此相接成也 傳  
戾來至有聲 正義曰釋詁云戾來至也俱訓爲至是  
戾得爲來也 止者至而止住故云至非訓止爲至也復  
解泮宮在郊旂鸞在車之飾諸侯禮當有之今云言觀  
者欲法則其文章故美而觀之也此是魯人作詩而自  
稱其君爲魯侯者以其魯君之美可爲四方所則因其  
請王而作遂爲外人之辭以示僖公之德非獨魯人所  
頌也 箋其音至德音 正義曰以其馬是僖公之馬  
故知其音是僖公之音以文承馬下嫌是馬音故明之  
思樂至羣醜 毛以爲魯人言己思樂往泮宮之水

我薄欲采其茆之菜也既采其菜又觀其化值魯侯來至在泮水之宮與羣臣飲酒謂召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既飲此美酒而得其宜則天長與之以難老之福故能順彼仁義之長道以收斂此羣眾人民 鄭以爲既飲此美酒又長賜其難老之人謂所養老人常有賜餼也又言僖公行飲酒之禮因以謀征伐之事乃欲從彼長遠之道路以治此羣爲惡之人謂時淮夷叛逆魯謀伐之此章言其謀行故下章言其伐克也 傳茆 鳧葵 正義曰陸機疏云茆與苕菜相似葵大如手赤圓有肥者著手中滑不得停莖大如七柄菜可以生食又可鬻滑美江南人謂之葍菜或謂之水葵諸陂澤水

中皆有 箋在泮至者與 正義曰泮宮者行禮養老之宮而云在泮飲酒明是以禮飲酒故知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也鄉飲酒鄉射之禮皆以明日息司正而復行小飲酒之禮云徵唯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鄉射注云先生卿大夫致仕者君子有德不仕者鄉飲酒注云先生不以筋力爲禮於是可以來可者召唯所欲是飲酒之禮有召老之法下句言永錫難老明是召之與飲也王制云天子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注云定兵謀也天子之禮如是則知諸侯亦然下章言淮夷攸服明當於是謀之故知行飲酒之禮因以謀伐淮夷之事也難老者言其身力康彊難使之老故云

謂最壽考者長賜終老者之身賜之不絕故言如王制所云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彼注以爲告存者每月致膳有秩者日有常膳然則八十者每月一致膳九十者日日常有膳所膳之物則無文蓋如漢世老人有名德者時詔郡國常以八月致羊酒之類也王制告存之文承七十不俟朝之下則謂朝臣有德致仕者也庶人之老者則不能然直行復除以養之耳王制又云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注云引戶校年當行復除老人眾多非賢者不可皆養之也 傳屈收醜眾 正義曰屈者屈彼從己是收斂之義故爲收也醜眾釋詁文毛云收此羣眾則是不

斥淮夷當謂順行長遠之道收斂魯國之民人也王肅云天長與之難老之福乃能順彼仁義之長道以斂此羣眾傳意或然 箋順從至之人 正義曰順者隨從之義長者遙遠之言故順爲從長爲遠也屈治釋詁文彼屈作泐某氏引此詩是其音義同也下云旣作泐宮淮夷攸服則將伐淮夷於泐宮謀之明是飲酒因謀此則謀之之事故以醜爲惡此則謀治之耳未是兵已行也下云淮夷攸服乃是伐而服之 穆穆至伊祐 正義曰言穆穆然美者是魯侯僖公能敬明其德又敬慎其舉動威儀內外皆善維爲下民之所法則也信有文矣信有武矣文則能脩泐宮武則能伐淮夷旣有文德

又有武功其明道乃至於功烈美祖謂遵伯禽之法其道同於伯禽也以此化民民皆傲之魯國之民無有不爲孝者皆庶幾。行孝自求此維多福祿言能勉力行善則福祿自來歸之僖公行己有道化之深也 明明至獻囚 正義曰明明然有明德之魯侯甚能明其德也又說其明德之事既作泮水之宮以行其德化謀伐淮夷而淮夷所以順服是其德之明也僖公既伐淮夷有功而反矯矯然有威武如虎之臣使之在泮宮之內獻其截耳之馘善問獄如皋陶者使之在泮宮之內獻其所執之囚言折馘則有威武執囚則善問獄美其所伐有功而所任得人也 箋克能攸所 正義曰皆釋言



文 傳囚拘 正義曰釋言文 箋馘所至其人 正  
義曰釋詁云馘獲也皇矣傳曰殺而獻其左耳曰馘故  
云馘所格者之左耳謂臨陣格殺之而取其耳也淑善  
釋詁文囚所虜獲者謂生執而係虜之則所謂執訊者  
也王制云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  
於學以訊馘告注云釋菜奠幣禮先師是將出則謀於  
學而後行反則禮先師以告克故僖公既伐淮夷而反  
在泮宮也彼云以訊馘告者卽此獻馘是其事也所馘  
者是不服之人須武臣之力當殺其人而取其耳故使  
武臣如虎者獻之所囚者服罪之人察獄之吏當受其  
辭而斷其罪故使善聽獄如皋陶者獻之執俘截耳而

還言伐有功也有武力者折馘善問獄者執囚言任得  
其人也此章言淮夷攸服卽說獻囚急見所任得人以  
明其服之狀故下二章更說往伐之事 濟濟至獻功

毛以爲上言任得其人此本往還之事言濟濟然多  
威儀之多士皆能廣其德心謂心德寬弘並無褊躁又  
桓桓然有威武之容其往征也遠服彼東南淮夷之國  
此多士之德烝烝然而厚皇皇然而美不爲過誤不有  
損傷於軍旅之間更無忿競其迴還也不有告於官司  
爭訟之事者唯在泮宮之內獻其戰功而已美其軍旅  
齊整又能克捷 鄭唯以狄彼東南三句爲異言以威  
武往征剔治彼東南之國其往之時莫不相勸有進進

往往之心不謹譁不揚聲美其樂戰之心而在軍又整  
餘同 傳桓桓威武貌 正義曰釋訓云桓桓威也故  
爲威武貌毛無破字之理瞻仰傳以狄爲遠則此狄亦  
爲遠也王肅云率其威武往往征遠服東南謂淮夷來服  
也 箋多士至淮夷 正義曰上言反而獻功此又本  
其初往此言濟濟多士還是獻捷之人故知多士謂虎  
臣及如皋陶之屬所謂伐而正其罪故以征爲伐征伐  
所以治罪故讀狄爲剔剔治毛髮故爲治也淮夷之國  
在魯之東南故知東南斥淮夷也 傳烝烝至揚傷  
正義曰釋訓云烝烝作也烝作是厚重之意故爲厚也  
皇皇美釋詁文揚與誤爲類故爲傷謂不過誤不損傷

也王肅云言其人德厚美不過誤有傷者 箋烝烝至  
其功 正義曰釋詁云烝進也故烝烝猶進進也謂前  
進則皇爲往行故知皇當作往釋詁云往往皇皇美也  
俱訓爲美聲又相近故因而誤也鄭讀不吳謂不娛人  
自娛樂必謹譁爲聲故以娛爲譁也詎訟釋言文揚者  
高舉之義不誤爲不謹譁不揚爲不揚聲故云多士之  
伐淮夷皆勸之有進進往往之心不謹譁不大聲謂初  
反及在軍之時能如此也僖公還泮宮又無爭訟之事  
告治獄之官由在軍不競故無所告皆自獻其功而已  
角弓至卒獲 毛以爲多士以威武而往伐淮夷望  
而卽服故角弓其觥然弛而不張束矢其搜然眾而不

用其兵車甚博大徒行御車之人皆敬其事無厭倦者  
故能克服淮夷已克淮夷而淮夷甚化於善不復爲逆  
亂也此淮夷不逆是僖公之功故述而美之言僖公用  
能固執大道之故故淮夷卒皆服也 鄭以爲旣言服  
而獻功更陳克捷之勢言僖公之伐淮夷也以角爲弓  
其張則觶然而持弦甚急所束之矢其發則搜然而勁  
又且疾其戎車甚傳繳而牢固徒行之人又並無厭倦  
者從軍之初發至於旣克淮夷其軍旅士卒甚善矣不  
有違逆軍法號令者此皆僖公之德故稱美之言此由  
僖公用堅固爾軍謀之故故淮夷盡得服也 傳觶弛  
至厭意 正義曰毛以美僖公之克淮夷必美其以德

不以力此當設言爲不戰之辭故以鯀爲弛貌荀卿論兵云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是一弩用五十矢矣荀則毛氏之師故從其言以五十矢爲束也大司寇云入束矢於朝注云古者一弓百矢其百个與則鄭意以百矢爲束此箋不易傳者百矢爲束亦無正文以尙書及左傳所言賜諸侯以弓矢者皆云彤弓一彤矢百以一弓百矢故謂束矢當百个而在軍之禮重弓以備折壞或亦分百矢以爲兩束故不易傳也 毛以爲搜與束矢共文當言其束之多故搜爲眾意傳以弓言鯀矢言搜其意言弓不張矢不用是僖公不至大戰而克服淮夷也又毛於猶字皆訓爲道

則下句猶亦爲道王肅云言弓弛而不張矢眾而不用兵車甚博大徒行御車無厭其事者已克淮夷淮夷甚化於善不逆道也魯侯能固執其大道卒以得淮夷傳意或然上有囚馘則非全不戰傳意蓋以此章爲深美之言 箋角弓至之類 正義曰以上言獻馘獻囚是戰而克之此言不宜復言弛弓束矢故云角弓觶然則言持弦急謂弓張故弦急也搜爲矢行之聲故束矢搜然言勁且疾也車之廣狹度量有常不得以甚博爲言故博當作傳其車甚博緻言安穩而調利也用兵貴於順禮而云孔淑不逆則謂士卒所爲不逆軍之正法故云士卒甚順軍法而善無有不善者於旣克淮夷之下

乃云孔淑不逆言其從始至終皆不逆也此美僖公用  
兵不逆則當時待兵有逆者謂堙井刊木之類襄二十  
五年左傳云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服  
虔云堙塞刊削也 箋式用猶謀 正義曰式用釋言  
文猶謀釋詁文 翩彼至南金 正義曰翩然而飛者  
彼飛鵝惡聲之鳥今來集止於我泮水之林食我泮宮  
之桑黹歸我好善之美音惡聲之鳥食桑黹而變音喻  
不善之人感恩惠而從化憬然而遠行者是彼淮夷來  
就魯國獻其琛寶其所獻之物是大龜象齒又廣賂我  
以南方之金言君臣並皆得之是脩泮宮所致故以此  
結篇也 傳憬遠至荆揚 正義曰淮夷去魯既遙故



以憬爲遠行貌琛寶釋言文舍人曰美寶曰琛來獻其琛總言獻寶其龜象南金還是寶中之別以其物貴特舉而言其獻非唯此等也漢書食貨志云龜不盈尺不得爲寶此言元龜龜之大者故云元龜尺二寸也賂者以財遺人之名故賂爲遺也荆揚之州於諸州最處南偏又此二州出金故云南金故知南謂荆揚也禹貢徐州淮夷蠙珠洎魚則淮夷居在徐州貨唯珠魚而已其土不出龜象其國不屬荆揚而得有龜象南金獻於魯者禹貢所陳謂常貢天子土地所出此則僖公伐而克之慙以賂魯其國先得此寶以其國寶爲獻非是淮夷之地出此物也 箋大猶至三品 正義曰大賂者賂

之多大故云大猶廣也春秋襄二十五年晉帥諸侯伐齊齊人賂晉侯自六正五吏三十帥及處守者皆有賂是及羣臣故知廣賂者君及卿大夫也又申傳南荆揚之義故云荆揚之州貢金三品禹貢揚州厥貢惟金三品荆州云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彼注云三品者銅三色也王肅以爲三品金銀銅鄭不然者以梁州云厥貢鏐鐵銀鏤爾雅釋器云黃金之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貢金銀者旣以鏐銀爲名則知金三品者其中不得有金銀也又檢禹貢之文厥貢鏐鐵錫鉛而獨無銅故知金卽銅也僖十八年左傳曰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旣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考

工記云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是謂銅爲  
金也三色者蓋青白赤也

毛詩正義卷第三十八

毛詩正義卷第三十九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敕撰定

魯頌

闕宮

闕宮八章首章十七句二章十二句三章三十八句四章十七句五章六章章八句七章八章章十句至之字正義曰作闕宮詩者頌美僖公能復周公之宇謂復周公之時土地居處也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是周公之時土境特大異於其餘諸侯也伯禽之後君德漸衰鄰國侵削境界狹小至今僖公有德更能復之

故作詩以頌之也復周公之宇雖辭出於經而經之所  
言止爲常許此則總序篇義與經小殊其言復周公之  
宇主以境界爲辭但僖公所行善事皆是復故非獨土  
地而已自三章周公之孫以下皆述僖公之德作者將  
美僖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嫄后稷至於文武大王爰及  
成王封建之辭魯公受賜之命言其所以有魯之由與  
僖公之事爲首引耳序者以其非頌所主之意故從而  
略之 闕宮至之緒 毛以爲將美僖公上述遠祖周  
人立姜嫄之廟常閉而無事欲說姜嫄又先言其廟言  
在周所閉之宮有恤然清靜其宮之內則實實然而甚  
廣大其宮之材則枚枚然而礱之密之此是姜嫄廟也

既言其廟遂說其身赫赫然顯著者其姜姓之女名嫫也此姜嫫其德貞正不回邪故上帝之天用是之故依其所生子孫使其在母之時令其母無災殃無患害終人道之月而生之不遲也是所生者乃是后稷天神又下與之以百種之福使之有明哲之性曉稼穡之事又與之黍與之稷先種後熟之重後種先熟之稷先種之種後種之稗及菽之與麥下此眾穀令稷種之同有天下諸國使民知稼穡之道民賴后稷之功多又復申說其事 后稷之所種者有黍有稻有秬以此眾穀徧教下民同有此穀於天下之士以繼大禹之業言禹平水土稷教播種事業可以相繼故言續禹之緒以美之

鄭以闕宮爲神宮於魯國有其宮故先言廟而逆說姜嫫上帝是依謂憑依其身降之精氣又以奄爲覆緒爲事爲異餘同 傳闕閉至礪密 正義曰莊三十二年左傳稱公見孟任從之闕謂閉戶拒公故闕爲閉也下句言赫赫姜嫫則此述姜嫫之廟禮生日母死曰妣姜嫫是周之先母故謂之先妣說姜嫫之廟而謂之闕宮故知常閉而無事春官大司樂云舞大護以享先妣則先妣之廟有祭事矣且立廟所以祭神而云閉而無事者案祭法王立七廟五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彼文據周爲說其言不及先妣先妣立廟非常而祭之又疏月朔四時祭所不及比於七廟是閉而無事也周

禮定其用樂明其有祭之時但其祭時節禮無明文或因大祭而別祭之也傳亦以此司樂之文知姜嫫之廟在周耳言其在周則謂魯無其廟以周立是非常故魯不得有也孟仲子曰是謂禘宮蓋以姜嫫所郊禘而生后稷故名姜嫫之廟爲禘宮嫫廟清淨之處故以血爲清靜實謂宮內所容重言實實故謂宮之廣大枚枚者細密之意故云礩密晉語及書傳說天子廟飾皆云雖其材而礩之加密石焉是礩密之事也又鄭注禮器云宮室之飾土首本大夫達稜諸侯斲而礩之天子加密石是也 箋闕神至神宮 正義曰箋以詩人之作觀事興辭若魯無姜嫫之廟不當先述闕宮又卒章云新



廟奕奕奚斯所作發首言闕宮於末言新廟則所新之  
廟新此闕宮首尾相承於理爲順奚斯作之自然在魯  
不宜獨在周也且立廟而祭不宜以閉爲名釋詁云毖  
神盜慎也俱訓爲慎是闕得爲神闕與毖字異音同故  
闕爲神也以其姜嫄神之所依故廟曰神宮凡廟皆是  
神宮以姜嫄之事說之於下故先言神宮以顯之 傳  
上帝至子孫 正義曰毛氏不信履迹之事不得言天  
依姜嫄故爲依其子孫正謂依助后稷使其母無災害  
也此直依其子耳兼言孫者以后稷後世克昌皆是天  
所依祐并孫言之以協句也 箋依依至遲晚 正義  
曰箋以生民之篇說姜嫄履帝迹而有后稷則是上帝

憑依姜嫄而使之有子故以依爲依其身履其拊指之處而心體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己是其依之也以姜嫄其德真正不回邪上天用是之故憑依其身而降之精氣使得懷妊后稷也生民言不圻不副無災無害文在先生如達之下則謂當生之時無災害也此篇無災害文在彌月不遲之上則是未生之時無災害也言懷妊以至於生其母常無災害故文有先後災害可兼未生其不圻不副唯謂生時不爾此箋云其任之又無災害不圻不副災害謂懷妊時圻副謂生時也以其意與彼同故引彼爲說家語執轡篇大戴禮本命篇皆云人十月而生此云彌月不遲故知終人道十月而生子美其

不遲晚也 傳先種至曰穉 正義曰重穆植穉生熟  
早晚之異稱耳非穀名先種曰植後種曰穉當謂先種  
先熟後種後熟但傳略而不言其熟耳七月傳曰後熟  
曰重先熟曰穆天官內宰鄭司農注云先種後熟謂之  
種後種先熟謂之稜是傳亦略而不言其種與此互相  
明也執競傳以奄爲同則此奄亦爲同也王肅云堯命  
以后稷使民知稼穡下國同時有是大功也 箋奄猶  
至稱焉 正義曰網奄覆鳥獸而取之故以奄猶覆也  
天神多與之福者王肅云謂受明哲之性長於稼穡是  
言天授之智慧爲與之福也以五穀終覆蓋天下使民  
知稼穡之道謂堯遭洪水之後種百穀以教民也言其

不空生謂生必濟世不徒然也孝經援神契曰聖人不  
空生生必有所制是大賢不徒生也又解后稷其名曰  
棄未爲司馬不言棄爲司馬而言后稷之意以其居稷  
官之日民賴其功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后稷稱之周  
本紀云初欲棄之因名曰棄堯典云帝曰棄是后稷生  
名曰棄也本紀又云堯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是堯  
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也堯典之文末說舜命羣  
臣使禹宅百揆卽天官也契布五教爲司徒卽地官也  
伯夷爲秩宗卽春官也咎繇爲士卽秋官也垂爲其工  
卽冬官也雖夏官不言命而下句禹讓稷契之下帝曰  
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襄述其爲稷之功不言

命而爲官明是稷作司馬爲夏官也且尙書刑德放云  
稷爲司馬契爲司徒故云後雖作司馬猶以后稷稱焉  
傳緒業 正義曰釋詁云業緒也故緒爲業也 箋  
秬黑至明之 正義曰秬黑黍釋草文緒事釋詁文事  
業大同耳當時所爲謂之事後人所祖謂之業禹稷同  
時其事相繼此述當時之事非謂在後相祖故易之爲  
事堯典云帝曰湯湯洪水方割是堯時洪水爲災也思  
文之美后稷云粒我烝民是洪水之時民不粒食也生  
民云誕降嘉種者從上而下之辭是天神多與后稷以  
五穀也言天神與者以種之必獲歸功於天非天實與  
之也若洪水未平則無地可種故知禹平水土乃教民

播種之於是天下大有謂大有五穀也禹能平水土稷能種穀二者俱以利民故謂之繼禹之事稷之播種種禹所治之地故言禹平水土乃教民播種爲先後之辭耳其實禹稷所爲亦同時矣非洪水大平之後始教之也此經與上事同文重故解其意美之申說以明之后稷至厥功 毛以爲上言后稷之事此又接說其後言后稷後世之孫實維是周之大王也此大王自幽而來居於岐山之陽民歸往之初有王迹實始有翦齊商家之萌兆也至於文王武王則能繼大王之業於時商家暴虐天欲誅之武王乃致天之誅於牧野之地民皆樂戰不自以爲苦反勸戒武王云今天下歸周無有貳

心無有疑誤乃由上天之臨視汝矣言民從天助往必克勝欲使之勉力決戰也武王於是伐而克之乃以禮法治商之眾民莫不得所能同其功於先祖謂先祖欲成王業武王卒能成之是合同其功 鄭唯以翦爲斷緒爲事無貳無虞謂民勸武王無有二心無復計度上帝今臨視汝爲異餘同 傳翦齊箋翦斷至斷商 正義曰翦齊釋言文齊卽斬斷之義故箋以爲斷其意同也大王之居岐陽民咸歸之是有將王之迹故云是始斷商言有滅商之萌兆也 傳虞誤 正義曰大明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傳云無敢懷貳心以爲民無貳心傳以虞爲誤則亦爲民之情謂民無疑誤也王肅云天

下歸周無貳心無疑誤上天臨命汝傳意或然 箋屆  
極至克勝 正義曰屆極虞度釋言文釋言又云殛誅  
也然則此極又轉爲誅紂爲無道天欲誅之武王奉行  
天意故云致天之屆牧誓云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  
商郊牧野乃誓是致天所罰殺紂於牧野定本集注皆  
云極紂於牧野極是殺非也箋以汝者汝武王故以無  
貳無虞爲戒武王之辭太誓說十一年觀兵盟津之時  
八百諸侯皆曰受可伐王曰爾未知天意未可伐是其  
所計度故今戒之云無有貳心無復計度也致天之誅  
唯武王耳此經文武其文以其受命伐紂事相接成故  
也 箋敦治至先祖 正義曰旅眾釋詁文武王克紂



治商之眾故以敦爲治釋詁云咸皆也皆亦同之義故以咸爲同也同其功於先祖者周自后稷以來世脩其業大王文王之意皆欲成周之功但時未可耳今武王誅紂克先祖之意故美其能同其功於先祖言與先祖同成其功也 王曰至如陵 毛以爲上旣述遠祖之功以美大魯國此乃說其封建之由及今僖公之事言將欲封魯之時成王乃告周公曰叔父我今欲立汝首子使之爲侯於魯國大開汝之所居永爲周室藩輔告周公旣訖乃爲書以策命魯公伯禽使之爲侯於東方賜之以境內之山川使之專有又賜之以境內之土田并小國之附庸命使四鄰小國附屬之言其統於眾國

也至於今日周公後世之孫魯莊公之子謂僖公也其車建交龍之旂承奉宗廟祭祀所乘四馬其六轡耳耳然而至盛春秋四時非有解怠所獻所祀不有忒變因說祭祀之事皇皇而美者爲君之天及君祖后稷獻之以赤與純色之牲天與后稷於是歆饗之於是以爲宜下福與之旣已多大矣非徒天與后稷降之多福周公與君祖伯禽亦其福汝僖公矣又言祭宗廟得禮故先祖福之更說祭廟之事將於前秋則爲嘗祭此夏而已楅衡其牛言豫養所祭之牛設橫木於角以楅之令其不得觶觸人也所養者是白色之牡與赤色之特盛酒之器有犧羽所飾之尊將將然而盛美也其饌則有爛。

火去其毛而魚之豚又有切肉之載與大羹鉶羹其食  
器有竹籩木豆又有大房之俎鼎俎既陳籩豆已列於  
是歌舞其神執干戚而爲萬舞者洋洋然眾多禮樂不  
愆祭祀得所孝孫僖公於是有慶賜之榮作者喜其德  
當神明故設辭慶之使汝得福熾盛而昌大使汝年命  
長壽而臧善安於彼東方之國魯邦是其常有其堅固  
如山不可虧損不可崩落言其無毀壞之時其安靜如  
川不可震動不可乘陵言其無僭踰相犯國之三壽考  
之卿與作朋友君臣相親國家堅固使之如岡然如陵  
然言永無散亂也 鄭唯秋而載嘗爲異以載爲始言  
秋而始欲嘗祭於夏則養牲餘同 傳王成至宇居

正義曰洛誥說周公攝政七年十有二月歸政成王之  
事其經云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  
冊唯告周公其後注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用二  
特牛禘祭文武於文王廟使逸讀所作冊祝之書告神  
以周公其宜爲後者謂將封伯禽則是成王卽政之元  
年正月朔日封伯禽也呼周公爲叔父知王是成王也  
釋詁云元首始也俱訓爲始是元得爲首屋宇所以居  
人故以宇爲居 箋東東藩至得專臣 正義曰諸侯  
爲天子藩屏故云東藩魯國也賜謂與之使爲已有故  
言加賜之山川及附庸令專統之也以土田者是魯國  
之土田亦旣封爲魯君自然田爲魯有而山川附庸與

三十一  
土田其蒙賜之文土田既是專統則知山川附庸亦專  
統也箋以專統土田是諸侯之常而山川附庸則是加  
賜故特言加賜之山川附庸以明之凡言賜之謂非所  
當得也故引王制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故山川當言  
賜也附庸則不得專臣故附庸亦言賜也王制云名山  
大澤不以封鄭以經有山川故改澤爲川也彼又說夏  
殷之禮云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  
於諸侯曰附庸言附諸侯事大國不得專臣也若然魯  
亦不得專臣而與山川土田同言賜者以於法不得有  
之故言賜耳非謂賜之使專臣也何則諸侯之有附庸  
者以其土田猶少未極大國之數故令有附庸使之附

屬功德若進擬以給之其地方五百里者土田已極無復進期不得更有附庸也魯爲侯爵以周公之勳受上公之地可爲五百里耳於法無附庸也明堂位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是於五百里之上又復加之附庸故注云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大司徒注云凡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爲有祿者當取焉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言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言得兼此四等矣如鄭

此言是由法不得有故謂之賜猶不使魯專臣也論語云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是社稷之臣顓臾魯之附庸謂之社稷之臣者以其附屬於魯亦謂魯之社稷其國猶自繼世非專臣也以非專臣故季氏將伐若其純臣魯君季氏豈得伐取之也言四等附庸者侯九伯七子五男三并之得二十四也夏殷之禮不能五十里者爲附庸則周法附庸不滿百里而云九同七同者聚積其國使得同耳非謂一同一附庸也箋交龍至忒變正義曰交龍爲旂春官司常文承者奉持之義故云承祀謂視祭事此龍旂承祀謂視宗廟之祭何則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韞旂十有二旒日月之

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彼祀天之旂建日月之章明此龍旂是宗廟之祭也異義古詩毛說以此龍旂承祀爲郊祀者自是舊說之謬非鄭所從故此箋直言視祭不言祭天也作者錯舉春秋以明冬夏故云春秋猶言四時也釋言云爽忒也孫炎曰忒變雜不一是忒爲變之義也 箋皇皇至之福 正義曰釋詁云皇皇美也后君也以天者尊神故以美言之而謂之爲君也論語曰皇皇后帝注云帝謂太微五帝此亦云皇皇后帝直言謂天者以論語說舜受終于文祖宜總祭五帝魯不得徧祭五帝故直言謂天謂祭周所感生蒼帝也故明堂位祀帝于郊之下注云帝謂蒼帝靈威仰



也昊天上帝魯不祭是魯君所祭唯祭蒼帝耳蒼帝亦  
 太微五帝之一故同稱皇皇后帝焉明堂位稱成王以  
 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是以魯君祀帝于郊配以后稷  
 天子之禮也是成王命魯郊天亦配以后稷之事言亦  
 者亦周也地官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注云陽祀祭  
 天於南郊是天子祭天南郊用赤牛純色今魯亦云享  
 以騂犧是與天子同也天亦饗之宜之言亦者亦周也  
 以諸侯不得祭天嫌其不可故每事言亦也 傳諸侯  
 至眾多 正義曰毛以載為則言秋而則嘗謂當禘之  
 年雖為禘祭而則為嘗祭故解其意言諸侯之禮於夏  
 為大祭之禘則不為時祭之禘於秋為大祭之禘則不

爲時祭之嘗唯天子兼之雖爲禘祫不廢時祭今魯亦如天子之禮故言秋而則嘗謂爲祫復爲嘗鄭禘祫志云儒家之說禘祫通俗不同或云歲祫終禘或云三年一祫五年再禘鄭駁異義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以禮讖所云故作禘祫志考春秋禘祫之數定以爲三年祫五年禘毛氏之言禘祫唯此傳耳而不辨禘祫年數或與鄭同也傳言夏禘秋祫則以爲禘在夏祫在秋鄭於禘祫志云周改先王夏祭之名爲禘故禘以夏先王祫於三時周人一焉則宜以秋是從毛此說爲禘在夏祫在秋也諸侯禘則不禘祫則不嘗所以下天子也唯天子兼之言魯禮亦如天子故云載嘗也傳之



無文故兩解也白牡周公牲駢剛魯公牲者文十三年  
公羊傳云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駢  
牯羣公不毛何休云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  
敢與文武同也不以夏黑牲者嫌改周當以夏避嫌也  
魯公諸侯不嫌也故從周制是周公魯公異牲之意也  
說文云牯特也白牡謂白特駢牯謂赤特也犧尊之字  
春官司尊彝作獻尊鄭司農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  
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此傳言犧尊者沙  
羽飾與司農飾以翡翠意同則皆讀爲娑傳言沙卽娑  
之字也阮謚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於尊腹  
之上畫爲牛象之形王肅云將將盛美也大和中魯郡

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然則象尊尊爲象形也王肅此言以二尊形如牛象而背上負尊皆讀犧爲義與毛鄭義異未知孰是毛魚豚者地官封人祭祀有毛魚之豚故知毛魚是豚彼注云燭去其毛而魚之也哉謂切肉曲禮注云哉切肉是也大羹鉶羹者以特牲士之祭祀尙有大羹鉶羹故以此羹兼二羹也特牲注云大羹滫煮肉汁不和貴其質也鉶羹肉味之有菜和者也大羹謂大古之羹鉶羹謂盛之鉶器其大羹則盛之於登以大爲名故不舉所盛之器也大房與籩豆同文則是祭祀之器器之名房者唯俎耳故知大房半體之俎明堂位曰俎有虞氏以梡夏后

氏以巖殷以棋周以房俎注云椀斷木爲四足而已巖  
謂中足爲橫距之象棋謂曲撓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  
下兩間有似於堂房然是俎稱房也知是半體者周語  
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饗  
則有殺烝如彼文次全烝謂全載牲體殺烝謂體解節  
折則房烝是半體可知此亦云房故知是半體之俎言  
禘郊乃有全烝則宗廟之祭唯房烝耳故舉大房而言  
也昏禮婦饋舅姑特豚合升側載注右胖載之舅俎左  
胖載之姑俎是俎載半體之事也明堂位稱祀周公於  
大廟俎用椀巖此云大房蓋魯公之廟用大房也洋洋  
與萬舞共文則是舞者之貌故爲眾多魯得以八佾舞

周公故美舞者眾多也 箋皇祖至干舞 正義曰以  
周公皇祖之下卽云白牡駢牝駢牝是魯公之牲故知  
皇祖謂伯禽也此皇祖之文在周公之下故以爲二人  
上文皇祖在后稷之上且上與皇皇后帝連文則是配  
天之人故知上文皇祖卽后稷也箋以禘祫之事於文  
不見不宜以載爲則故易之爲始以秋物新成始可嘗  
之故言始嘗也定本集注皆言秋物新成尙之也言貴  
尙新物故言始也作嘗字者誤也又解房俎稱大之意  
以其用玉飾之美大其器故稱大也知大房玉飾者以  
俎豆相類之物明堂位說祀周公之禮云薦用玉豆豆  
旣玉飾明俎亦玉飾其制足閒有橫其下有跗以明堂

之文差次爲然。跗上有橫似於堂，上有房，故謂之房也。萬舞千舞，宣八年公羊傳文。傳震動至壽考。正義曰：震動壽考，皆釋詁文。月令稱累牛騰馬，騰是相乘之義，故爲乘也。箋此皆至堅固。正義曰：上言孝孫有慶，此則致福之言，故爲慶。孝孫之辭，下章用兵之後，亦有此慶，則作者以意慶之，非嘏辭也。俾使臧善，皆釋詁文。自保守者安居之義，故保爲安也。魯邦是常言，其常守魯國，故以常爲守也。虧崩以山喻，故皆謂毀壞也。震騰以川喻，故皆謂僭踰相侵犯也。言上下相侵犯，猶水之相乘陵也。老者尊稱，天子謂父事之者爲三老，公卿大夫謂其家臣之長者稱室老，諸侯之國立三卿，故知



三壽卽三卿也言作朋者謂常得賢人僖公與之爲朋卽伐木傳云國君友其賢臣是也岡陵不動之物故言取其堅固也 公車至有害 正義曰上旣美其祭祀鬼神此又美其用兵征伐公之兵車有千乘矣車上皆有三人右人所持者朱色之英左人所持者綠色之繩此朱英綠繩者是二矛重弓也言二矛載於車上皆朱爲英飾重弓其在鬯中以綠繩束之又公之徒眾有三萬人矣以貝飾冑其甲以朱繩綴之進行之時增增然眾多車徒旣多甲兵又備西戎北狄來侵者於是以此膺當之荆楚羣舒叛逆者於是以此懲創之軍之所征往無不克則無有於我僖公敢禦止之者由其無敵於

天下故得民庶安寧土境復故作者喜其討罪設辭慶  
之使汝昌大而熾盛使汝長壽而富足髮有黃色之髮  
背有台文之背得有如此長壽相與講試氣力奇其老  
而不衰也以其用兵之善又重慶之使汝得福則昌而  
且大使汝年壽則耆而又艾使得萬有千歲爲秀眉之  
壽無有患害以魯衰而復興故喜而重慶之也 傳大  
國至魯中 正義曰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  
百里革車千乘今復其故也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  
一乘計魯方七百里爲車多矣而云千乘者坊記云制  
國不過千乘然則地雖廣大以千乘爲限故云大國之  
賦千乘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

千乘有七萬五千人則是六軍矣與下公徒三萬數不合者二者事不同也禮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地官小司徒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鄉爲一軍此則出軍之常也天子六軍既出六鄉則諸侯三軍出自三鄉下云公徒三萬自謂鄉之所出非此千乘之眾也此云公車千乘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車也二者不同故數不相合所以必有二法者聖王治國安不忘危故令所在皆有出軍之制若從王伯之命則依國之大小出三軍二軍若其前敵不服用兵未已則盡其境內皆使從軍故復有此計地出軍之法但鄉之出軍是正故家出一

人計地所出則非常故成出一車以其非常故優之也  
清人云二矛重英故知朱英矛飾蓋絲纏而朱染之以  
爲矛之英飾也小戎云竹閉緹滕傳曰緹繩滕約謂內  
弓於閉以繩束之此云滕繩者滕亦爲約之以繩非訓  
滕爲繩但傳詳彼而略此耳重弓謂內弓於鬯鬯中有  
二弓小戎云交韞二弓是其事也 箋二矛至人御  
正義曰弓矛所用執一而已解其有二矛重弓之意故  
云備折壞也考工記云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則矛  
法自有二等此云二矛知非二等之矛者以重弓是一  
弓而重之故知二矛亦一矛而有二俱是備折壞也矛  
有二等此當是酋矛何則考工記又云攻國之兵用短

守國之兵用長此美其當戎狄懲荆舒則是往伐之明是首矛而有二也此朱英綠滕與二矛重弓兩句自相充配朱英是二矛飾之以朱染綠滕是重弓束之以綠繩所異者二矛各自有英飾二弓共束以綠繩耳又解車乘之下卽說弓矛之意故云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鼗樂伯在左而云左射是左人持弓也成十六年晉侯與楚戰于鄢陵左傳稱樂鍼爲右使人告楚令尹子重曰寡人乏使使鍼御持矛焉哀二年鐵之戰左傳稱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禱云蒯割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是右人

持矛也甘誓云左不攻于左汝不其命右不攻于右汝不其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其命既云左右又別云御是御在中央也 傳貝胄至增增眾 正義曰貝者水蟲甲有文章也胄謂兜鍪貝非爲胄之物故知以貝爲飾說文云綬綬也然則朱綬直謂赤綬耳文在胄下則是甲之所用故云以朱綬綴之謂以朱綬連綴甲也增增眾釋訓文定本集注皆作增字其義是也俗本作憎誤也 箋萬二至增增然 正義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皆夏官序文也舉成數者謂略其七千五百直言三萬耳如此箋以爲僖公當時實有三軍矣荅臨碩云魯頌公徒言三萬是二軍之大數又以此爲二

軍者以周公受七百里之封明知當時從上公之制備三軍之數此敘云復周公之宇故此箋以三萬爲三軍言其復古制也又以凡舉大數皆舉所近者若是三萬七千五百大數可爲四萬此頌美僖公宜多大其事不應減退其數以爲三萬故荅臨碩謂此爲二軍以其不安故兩解之也今以春秋檢之則僖公無三軍襄十一年經書作三軍明已前無三軍也昭五年又書舍中軍若僖公有三軍則作之當書也自文至襄復減爲二則舍亦當書也春秋之例以軍賦事重作舍皆書於僖公之世無作舍之文決知當時無三軍也鄭以周公伯禽之世合有三軍僖公能復周公之宇遵伯禽之法故以

三軍解之其實於時唯二軍耳。烝進釋詁文步行曰徒，故以爲行也。上句旣云公徒，則知此言烝徒謂進行之時，且與增增其文明是行時眾多也。傳膺當承止。正義曰：膺當釋詁文承者當待之義，不敢當待卽是不敢禦止，故以承爲止也。箋懲艾至禦之。正義曰：懲艾皆創，故爲艾也。僖公之時，齊桓爲霸，故知與齊桓公舉義兵也。僖公之世，用兵於戎狄，荆舒者，唯有僖公耳。僖四年，經書公會齊侯，等侵蔡，蔡潰，遂伐楚楚，一名荆羣舒，又是楚之與國，故連言荆舒其伐戎狄，則無文。唯十年，經書齊侯許男伐北戎，其時蓋魯使人助之師，賤兵少，故不書。或別有伐時，經傳脫漏如伐淮夷之類。



泰山至之功 毛以爲旣美征伐遠夷又美境界復故  
言泰山之高巖巖然魯之邦境所至也魯境又同有龜  
山蒙山遂包有極東之地至於近海之國淮夷舊不服  
者亦來與之同盟凡此東方之國莫不相率而從中國  
是魯侯僖公之功也 鄭以奄爲覆覆有龜蒙之山遂  
奄有極東之地餘同 傳詹至至荒有 正義曰詹至  
釋詁文春秋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謂龜山  
之北田也論語說顓臾云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謂顓  
臾主蒙山也魯之境內有此二山故知龜蒙是龜山蒙  
山也龜蒙今在魯地故言奄有泰山則在齊魯之界故  
言所詹見其不全屬魯也禮祭法諸侯之祭山川在其

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春秋僖三十一年不郊猶三望者公羊傳曰三望者何泰山河海鄭駁異義云昔者楚昭王曰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言境內所不及則不祭也魯則徐州地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以昭王之言魯之境界亦不及河則所望者海也岱也淮也是之謂三望又王制云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注云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是由魯境至於泰山故得望而祭之禮器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齊人亦祭泰山是齊境亦及之矣由其泰山廣長故二國皆以爲望也荒訓爲奄此云荒有者亦謂奄有之也 箋奄覆至中國 正義曰釋言云弁蓋也孫炎曰

弁覆蓋亦覆之義故以奄爲覆荒奄釋言文大者廣遠  
之言以大東爲極東地之最東至海而已大東之下卽  
云至于海邦故以東爲極東言其極盡地之東偏春秋  
之世諸侯同盟以樊王室故知來同爲同盟當僖公之  
世東方淮夷小國見於盟會唯邾莒滕杞而已其餘小  
國及淮夷同盟不見於經蓋主會者不列之耳言莫不  
率從有從魯之嫌故明之相率從於中國以僖非盟主  
不得爲從魯故也 保有至是若 正義曰此又美僖  
公境界廣遠威德所及言安有鳧山嶧山遂有是徐方  
之居至于近海之國淮夷爲蠻貊之行者及彼南方之  
夷謂荆楚之國莫不相率而從於中國若王伯有命則

莫敢不應諾順從此皆由魯侯之功是順服也 傳鳧  
山至若順 正義曰禹貢徐州嶧陽孤桐謂嶧山之陽  
有桐木也鳧嶧連文與龜蒙相類故知是鳧山嶧山也  
宅居釋言文言淮夷蠻貊如夷行者以蠻貊之文在淮  
夷之下嫌蠻貊亦服故辨之以僖公之從齊桓唯能服  
淮夷耳非能服南夷之蠻東夷之貊故知淮夷蠻貊謂  
淮夷如蠻貊之行僖四年從齊桓伐楚而服之故言南  
夷謂荆楚鄭志荅趙商云楚交中國而近南夷末世夷  
行故謂之夷也若順釋言文定本集注若順之上有諾  
順兩字 天錫至兒齒 毛以爲既言僖公威德被及  
廣遠又言天與之福復其故居天乃與公大大之福使

有秀眉之壽而保有魯國又能居其常邑與許邑復周公之故居也魯侯僖公燕飲而皆喜燕於內寢則善其妻壽其母謂爲之祝慶使妻善而母壽也其燕於外寢則宜其大夫與眾士亦謂爲之祝慶使與之相宜也其魯之邦國七百里之封僖公於是常保有之既多受其福又有黃髮兒齒由僖公每事得所故慶之使享有永年 鄭唯以暇爲福爲異餘同 傳常許至西鄙 正義曰春秋言伐我東鄙西鄙者皆謂伐其邊邑故月令注云鄙界上之邑此美其復故之字當舉邊邑言之故知常許皆是鄙邑也言常許魯南鄙西鄙則常爲南鄙許爲西鄙或當有所依據不知出何書也 箋純大至

於辭 正義曰純大釋詁文禮特牲少牢尸致福於主人皆謂之嘏是受福曰嘏傳以常許爲魯之鄙邑書傳無文故箋易之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有大德受采邑於京師爲將朝而宿焉謂之朝宿之邑魯以周公之故成王賜之許田春秋之時魯不朝周邑無所用而許田近於鄭國鄭有祊田地勢之便而與鄭易之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公羊傳曰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此魯朝宿之邑曷爲謂之許田諱取周田繫之許近許也如此則魯之有許見於經傳明此常與許卽是彼之許邑彼以近許繫許則非魯之鄙邑故箋言此以易傳也桓公以許與鄭僖公又得居之故美其能復周

公之字也春秋於僖公之世不書得許田蓋經傳闕漏故無其事也既以許爲朝宿而常邑無文故推本其事言常字詩本或有作嘗字者常邑在薛之旁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薛是與築臺于薛春秋經文是與者其是此嘗邑與嘗在薛旁魯有薛邑故言是與爲疑之辭周公之有許邑事見春秋嘗則無文故云周公有嘗邑所由未聞也鄭云嘗邑在薛之旁亦無明文故又自言其證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以其居薛邑而號孟嘗君則嘗在薛旁共爲一地也六國者韓魏燕趙齊楚在春秋之後俱僭稱王號爲六國孟嘗君者姓田名文父曰靜郭君田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

庶弟也宣王卒嬰相齊潛王潛王三年封田嬰嬰卒文  
代立於僻是爲孟嘗君史記有其傳 徂來至是若

毛以爲僖公威德遠及國內咸宜乃命彼賢臣脩造寢  
廟取彼徂來山上之松新甫山上之柏於是斬斷之於  
是量度之其度之也於是用八尺之尋於是用十寸之  
尺既量其材乃用松爲桷有舄然而大作爲君之正寢  
甚寬大又新作閔公之廟奕奕然廣大作寢則人安作  
廟則神悅人神安悅君德備矣此廟是誰爲之乃是奚  
斯所作美其作之得所故舉名言之奚斯監護而已其  
作用民之力故又美民之勸事言廟甚長廣而且大用  
功雖多萬民於是謂之順民既以之爲順明其不憚劬



勞故言之以頌僖公也 鄭唯以新廟爲姜嫄之廟爲  
異餘同 傳桷椽至是廟 正義曰桷之與椽是椽之  
別名莊二十四年刻桓宮桷謂刻其椽也梲是桷狀故  
爲大貌王肅云言無刻飾文章徒見松桷彊大至牢固  
義或當然路寢正寢公羊穀梁傳並云然定本集注云  
路正也釋詁云路大也以君之正寢故以大言之言新  
廟是作此廟僖公繼閔公爲君故以新廟爲閔公廟王  
肅云僖公以庶兄後閔公爲之立廟奕奕盛大美其作  
之中禮能自儉而崇大宗廟是申說毛義稱作是廟美  
僖公之意也奚斯與新廟連文故云公子奚斯作是廟  
欲見作者主爲新廟而言奚斯其意不兼路寢也閔二

年慶父出奔莒左傳日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  
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  
是奚斯爲公子也如傳文蓋名魚而字奚斯 箋孔甚  
至屋壞 正義曰孔甚釋言文碩大釋詁文孔碩言其  
寢美也定本集注云孔碩甚佼美也與俗本異春秋有  
新作南門新作雉門說者皆以脩舊曰新改舊曰作故  
鄭依用之以閔公後死禮當遷入祖廟止可改塗易簷  
不應別更作之而此詩首章言闕宮卒章言新廟明是  
脩彼闕宮使之新故易傳以爲所新者姜嫄之廟也作  
寢廟所以爲美者以僖公承襄亂之後寢廟廢壞能脩  
周公伯禽之教故治其正寢上新姜嫄之廟由其脩治

廢壞故可美也又言姜嫄之廟廟之先者欲見姜嫄之廟既新之則餘廟毀壞亦脩之然則舉其治正寢則餘寢亦治之矣又解奚斯所作之意正謂爲之主帥主帥教令工匠監護其事屬付功役課其章程而已非親執斧斤而爲之也中候握河紀說帝堯受河圖之禮云稷辨護注云辨護供時用相禮儀是監典謂之護也昭三十二年左傳說城成周之事云屬役賦文謂付屬作者以功役也漢書稱高祖使張倉定章程謂定百工用材多少之量及制度之程品是屬課章程之事也引文十三年太室屋壞者與譜同以壞者譏其不恭則脩者事爲可善反明詩人稱新作寢廟以美僖公之意也 箋

曼脩至之順 正義曰定本集注箋曼脩也廣也且然也  
也國人謂之順與俗本不同

毛詩正義卷第三十九